

這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，而李炳南老師九十歲又講《論語》。大修行人做什麼事，一定都有他深遠的含義。尤其《論語》裡面講到五倫大道，講到君臣關係。這些君臣關係搞不清楚，那我們只要在團體裡面，不要說可以貢獻，不添亂就不錯了，因為都不明理。怎麼做君、怎麼做臣？所以一定是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」。可是我們自己都還搞不清楚道理，怎麼做出表率來？所以人不學不知道，不學不知道怎麼當領導、怎麼當下屬、怎麼當父親、怎麼當兒子、怎麼當丈夫、怎麼當太太、怎麼當哥哥、怎麼當弟弟、怎麼跟人交朋友。這個《三字經》也說，「人不學，不知義」。所以學《論語》重要！尤其《論語》裡面，很多的部分都是孔子跟弟子之間的交談，所以學《論語》才知道怎麼當學生。這些學生當中的問題我們有沒有？而且這些學生也已經是聖賢君子，他們都有，我們怎麼可能沒有？這個佛法是師道，那《論語》裡面教那麼多師生之道，那不學有時候我們根本就不懂。

所以李炳南老用心良苦，他老人家年紀那麼大，還講《常禮舉要》，因為你沒有學禮，你儒家就深入不了。儒家教的道德仁義禮，禮是最低的準繩，你禮再沒有，道德仁義都是空談，根本修不上去。而佛門又告訴我們，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。從

唐朝中葉，慢慢小乘就勢弱了，因為儒家跟道家的教誨，也教得跟小乘教導的五倫五常都非常相應，甚至於儒家跟道家的心量還有一些都超過小乘。所以把儒道的基礎扎好，對於我們學大乘佛法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李炳南老師為什麼他那麼大年紀還要幫我們扎這些基礎？為什麼弘一大師還要在《格言聯璧》當中編《格言別錄》？這都是指導我們後世的人，連做人怎麼做都不是很清楚了。人都做不好，怎麼可能當生可以了脫生死去作佛？

《論語》每一句，其實跟我們修行關係也很大。比方子貢問：「師與商也孰賢？」子曰：「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」曰：「然則師愈與？」子曰：「過猶不及。」相信這個過猶不及大家比較熟悉。子貢也很會請教問題，他問道：「子張跟子夏誰比較高明？」孔子就說：「子張太過，子夏不及。」子貢自己就認知說：「難道是子張勝過子夏嗎？」孔子接著說：「過猶不及。」這個猶的意思就是兩個差不多，叫半斤八兩。就好像我們說一個巴掌拍不響，人跟人能打得起來，水平差不多。這是過跟不及，其實都沒有達到目的地，都沒有入中道。可是我們也很容易要一下過，要一下不及；要一下很拼命，要一下就整個退失信心；要一下教孩子教得很嚴，要一下就不想管他了。所以這個過猶不及，也算我們修行道上很要突破的一個關卡。所以東方持國天王

就表這個法，他彈琵琶，太緊了會斷，太鬆了就彈不出曲子來了。

同樣的，我們對自己太嚴格了、太苛刻了，一下子喪失信心了；太鬆了，根本就成不了氣候，都在那怠惰了。所以修身不能過與不及，齊家也不能過與不及。你今天太嚴格，孩子連進家門都害怕，那不妥了；你沒規矩，那這個家就亂套了。包含有時候要節儉，節儉你一下子節儉到大家生活都很痛苦。有一些道場，也是很可貴，它很強調要節約，可是節約到大家每天身心很緊繃，甚至吃了胃都吃壞了，那這個又偏執了。所以過猶不及是執著。今天一個好的教誨，你也不能把它用出執著來。今天節儉很好，節儉跟念念為他人著想，這兩個法是不衝突的。你在節儉當中，也得要體恤到別人他扛不扛得住。你只執著在你要的這個水平，結果大部分的人來到這裡，統統扛不住，那你說他下次還敢來嗎？所以做好事，最後還是出現執著點。

所以中道是什麼？中道就是真心，真正的慈悲，真正的念念為他人著想，真正自己心地也清淨。其實會用到太過，內心裡一定有對人的苛求，不然他就不會用到過，他一定一體恤到了，他就會調整。所以一執成病，一有執著點，他就看不清楚客觀的狀況了，他就會有障礙。

古代有一個笑話，有一個人到人家大戶人家偷金子，大白天的去偷，他真的還很敏

感，他找到金子，當場被人家抓起來，押到衙門去了。這個縣太爺一了解就很納悶，說：「你去偷金子，大白天旁邊那麼多人，你都沒看到嗎？」這個小偷說：「有嗎？有人嗎？我只看到金子而已。」這個故事聽起來是挺好笑的，事實上也是提醒我們，不要出現執著。做好事變成強勢，那還是執著。

今天以戒為師、以苦為師，這是佛陀教的，是沒錯，但是法沒有定法，你也得看看大眾的承受度。你一直很強調這個，到最後道場裡大家身體都出問題，那這個也是好心，但是可能對人家不一定有利。這是你處上位的人不能出現執著點。

再來，夫妻之間，太太假如都盯著先生哪個缺點，先生都盯著太太哪個缺點，保證優點都看不到。我們都遇過，一問：「妳先生有沒有優點？」都說：「想不起來。」我說：「妳先生沒有優點，妳還嫁給他？不可能吧。」後來回去真正靜下心來，想了不少。明明有，為什麼都看不到、想不起來？因為她一直執著，他怎麼這個習慣都不改？就一直盯盯，盯到最後，就一執成病了。

你能上不能下是執著出現了，你能做領導不能做下屬，那就不能像水一樣隨圓就方，那就是因為我們就像一個器皿一樣，它固定是這個形狀，就不能變了；你能下不能上，你都是做下屬的工作，做著做著，讓你承擔一些大任，你就害怕，不敢。修行人應

該是只要為佛法、為眾生，能真實得利益的，再難我都肯去嘗試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說：「亦無希求不希求想，亦無彼我違怨之想……捨離一切執著，成就無量功德。」所以是沒有喜歡不喜歡。你能上不能下、能下不能上，不都是有喜歡跟不喜歡嗎？甚至於是要誰在才行，誰不在就不行，這都有依賴了。要單位安排你才能，比方說練字，書法才能練成，就是一定要有外在條件你才肯幹，那你就會依賴這個外在條件；這個外在條件一沒有，你就退了，你就不幹了。所以都容易執著點產生，甚至這個執著點產生的時候還覺得自己很對。

比方在香港有一次，有一個人見到老人家，他就跪下來說：「師父，今天你假如不幫弟子圓頂，弟子就在這裡不走了」。好像看起來很堅定，要出家。但是他的心呢？他執著了，他強求了，甚至於講難聽一點，他在逼師父。在這個境緣當中，他那個強求、逼別人的性格露出來了，所以這個一執就成病了。結果人家老人家沒執著，他這麼一講，師父說：「好，你不走我走」。老人家沒有執著。

所以為什麼說「般若為眼，五度如盲」。大乘佛法的核心是般若，般若不是不取於相，不能著相，就是不能出現執著點，不然你所修的五度，五度如盲，你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統統不是波羅蜜。只有有般若才是波羅蜜，才能到彼岸、才能出輪

迴；只要沒有般若，只要有執著了，前五度所做一切全部都翻成輪迴的福報，都在輪迴當中。所以為什麼般若要講二十二年？大乘佛法的核心，幾乎佔了四十九年一半。所以真正會不會修，就是老法師常常講的，六根接觸六塵，不起心不動念、不分別不執著，這叫會修。禪宗說的，你會麼？那得從不執著開始修起。

所以這個下手處，就是能時時觀照到自己的念頭，然後能夠放下這個執著點，才能客觀的去看自己、客觀的去看別人、客觀的去看一件事情，不然都會偏掉。所以為什麼《大學》裡面說：「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」你喜歡他還能知道他的不足，你討厭他還能看到他的優點，這樣的人天下很少了。代表人一喜歡就產生執著，就看不到他問題了；一討厭就他什麼都不好，就只看到他的缺點。所以不容易！

所以我們一般團體裡面說，某某領導只用聽他話的人，其實他也是用他的執著在做那個事情。應該是要用適合的人，有才幹的人，適合那個人工作的人，而不是只聽我們話的人。因為只聽我們話，那我們跟他可能是愛緣慈悲，那他不見得能看得清楚我們的問題。再來，真正好的人你不用，這個團體人家就會沒信心，就會覺得不是知人善任，這樣真正要幹事的人，人家也不一定會出來。所以忠言逆耳利於行，良藥苦口利於病。你能夠用講你不足的人，你還歡喜接受、還重用他，那你整個團體就很敢講真話、講實

話。完全在領導者有沒有愛憎，喜歡不喜歡太強了，人家就不敢講話了。

所以家文化是你團體裡面誰心裡話都敢講出來，都沒有罣礙，都不用看我們領導人的臉色，他沒有那個壓力，他都覺得大家都是公而忘私，一心為佛法、為眾生好，都是出來探討，哪有什麼話不敢講的？那這個團體的風氣就非常可貴了。

所以領導人不能有執著，當父母的不能有執著，這些都值得我們去反觀。所以般若在哪？隨時隨地。只要沒有執著分別，般若隨時在用，頭頭是道，左右逢源，事事無礙。可是只要執著一起來，就煩惱做主了，那就好像什麼事都有障礙、都行不通了。所以障礙都不在外面，境界沒有問題，障礙都在我們自己的念頭裡面的分別執著。所以蕩益大師才勸勉我們：「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。」

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有講得不妥當的地方，還請大家批評指正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！